

言之有理 附记

清早起来,天阴,浑身鸡皮疙瘩,感觉立刻不对。这不是个黄道吉日,遇上有事,又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办,心里便哆嗦。人该迷信,尤其读了些书的人,无奈读书人也是人,有时候,我还是迷信。

先去单位打身份证明。一个作家,这年头仍有单位,很容易招骂。前些日子,作家洪峰上街乞讨了一把,引发一场论战,为了养不养专业作家,大家都意气用事。饱受争议的专业作家明显下风,像过街老鼠让义愤人士一顿群殴痛打。作为广大专业队伍中的一员,我一向心虚,拿了稿酬,又有一份薪水,庆幸之外,多少有点内疚,有种原罪感。占了便宜,让人骂几

今天不是好日子

确,紧车工,慢钳工,吊吊儿当然是电工,三十年前我在工厂里当工人,最羡慕的就是电工。

接下来是盖章,一定要最高领导签字。芝麻绿豆大的小事,也要麻烦一把手,我心里非常不安。到年底,这会那会特别多,大家都忙。人事部门很负责,许诺最快速度把证明办好,今天肯定来不及。于是不无遗憾地离开单位,去办第二第三件事。限于文章字数,第二和第三件具体是什么,就省略了,反正挺简单的买卖,为了这样那样的原因,一件也没办成。

事不过三,连续三次没办成,霉头出得差不多了,我决定去银行转账,顺便取点钱回家。没进银行前,预感一定会排长队,这经历已不是一两次,在这感觉不好

的日子,不耽搁半小时算便宜。没料到银行空空荡荡,偌大一厅,就我一个人。

顿时云散日出,我这就这么没出息,有点阳光便灿烂,有点得意便忘形,还没等缓过劲,坏运气又一次光临。按照语音提示,在转账的存折上设定好新密码,突然想到还得取些现钱。难以置信的事终于发生了,电脑提示,我输入密码竟然错误。小心翼翼连按了两次刚设定的新密码,转眼就不对了,真让人哭笑不得。

结果钱被冻结,要想用,必须过一星期,还得付十块钱手续费。

叶兆言:著名作家。代表作有《花煞》《一九三七年的爱情》《我们的心如此顽固》等。

【视频预告】

南京是《红楼梦》的“老家”

著名红学家严中今晚做客“生活南京”,讲述《红楼梦》与南京的“恩恩怨怨”

这两年红学很热,和《红楼梦》有关的书籍,每年都要出版几十种。去年因涉足红学而名噪一时的刘心武最近表示他已经着手续写《红楼》,而新版电视剧《红楼梦》的选秀活动大有席卷全国之势。说到《红楼梦》,其实这本描写金陵地面上故事的书与南京有很大干系,南京人多少也都知道一些,著名红学家、曹雪芹纪念馆的名誉馆长、周汝昌先生的弟子严中对此颇有研究。

《红楼梦》源在南京

“南京是国内与《红楼梦》关系最密切的地方。”严中介绍说,曹家自康熙二年从北方迁来南京,至雍正六年离开南京,共在南京生活了66年;曹家祖孙三代四人曾任江宁织造。而曹雪芹生在南京,长在南京,对南京的生活非常了解。《红楼梦》里很多人和事都与曹雪芹记忆里的南京有关,《红楼梦》的源在南京。

《红楼梦》原名《金陵十二钗》

读过《红楼梦》的人,肯

定对书里的金陵十二钗耳熟能详,其实《红楼梦》曾经就用过《金陵十二钗》这个名字——脂砚斋曾写道:“曹雪芹于悼红轩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红楼梦》也被称为《石头记》。严中指出,金陵、石头城曾是南京的旧名和别名,《红楼梦》与南京的密切关系不言而喻。

南京曾经有过“大观园”

北京有大观园,上海有大观园,现实中与《红楼梦》关系最密切的南京反倒没有。其实南京早就有这么一个园子。严中透露,书中说大观园的前身是会芳园,据史料记载,南京历史上就有一个会芳园,在大行宫附近。严中表示,《红楼梦》中很多人和事,都和生活在南京的曹家有关。

今晚7点半至8点半,严中将做客快报“生活南京”,就《红楼梦》与南京的关系等话题与广大网友作深入的探讨。有兴趣的网友届时请登录 www.lifenanjing.com.cn,点击“视频”频道,参与讨论。 快报记者 倪宁宁

都说习惯成自然

荆歌劲舞

有个戴眼镜的女孩,用上了隐形眼镜,却还时不时地伸手抬一抬并不存在的镜架。这是习惯成自然。我自己,以前留着一头长发的时候,经常用手捋一捋被吹乱的头发。这个动作已经成了习惯,因此前一阵剪短了头发,风一吹,手还会情不自禁地去捋头发。

因此相信了这个传说:某人骑自行车下车时,竟会将后座上的小孩一脚踢飞。他骑自行车骑了十多年,早已习惯了后跨式上下车,尽管上车的时候谆谆告诫自己,下车时务必注意,不要一扬后腿把孩子扫下来。但最终还是把孩子踢下了车。

不知道我们的司机到了美联邦国家开会会怎么样。我拿到驾照之后,去了一趟澳洲。坐在副驾驶位置上半天,眼看着这车疯狂地拐弯、交会,把魂都吓掉了,再也不敢在这个位置上坐下去。

最绝的是我以前当教师时的一个同事。这哥们始终不安心于教学岗位,身在太阳底下,却不知最光辉,变着法儿去干教学工作之外的事。那时候流行邓丽君,他就买了个双卡录音机翻录磁带,一有空就找个角落贩卖。结果跟城管发生冲突,被打掉了两颗门牙。后来他又推一辆小车,车上放个炉子炒锅,去医院门口卖夜宵。钱没赚到,却赚了

一个老婆。几个护士常来他这里吃夜宵,其中一个就和他恋上了。最后终成眷属。

我扯得远了,忘了说习惯是如何成自然的了。这哥们成家之后,夜宵不做了,教师也辞了,去菜场卖黄鳝至今。他成了杀黄鳝的一把好手。如果你亲临菜场,看他杀黄鳝表演,会觉得既残忍又是一种视觉享受。通常说人狡猾,说是比泥鳅还要滑,其实黄鳝比泥鳅更滑。不用工具,徒手捉定一条黄鳝就极不容易。但黄鳝到了这哥们的手机上,就像是他的根手指头。他把黄鳝的脑袋,往钉子上按一下,一把小刀,嚓嚓两下,鳃肉就和它三角形的骨头分开了。身手绝对敏捷。凡亲眼看见过他杀黄鳝,没有一个不佩服的。

有次同事聚会,不知谁把这哥们也叫来了。席间我有一个惊人的发现,我发现,这哥们杀黄鳝无数,他用筷子夹菜的线路,竟然变成蛇形。他伸出筷子夹菜,走的是S路线。我一说,满座哗然,一定要他夹几下菜看看。他红着脸,沉着运筷,结果筷子的前行路线,是笔直笔直的。但是在举座觥筹交错之间,我不经意地发现,这哥们的筷子,又在黄鳝一样蛇行了。

后来他喝醉了。扶他出门,他竟流畅地走着S,完全像是一条黄鳝在夜色下扭动。

荆歌:著名作家。主要作品有《鸟巢》《十夜谈》等。

爱老人 恨老人

韩流来袭

关爱孩子并不难,它很符合我们的本能,因为孩子是社会的未来和希望。即使是野兽也会爱护自己的幼崽,并能做出牺牲,何况是人呢?对老人的关爱和尊重则不是这样,老人没有未来,也不代表未来。所以说这是困难的。对老人的关爱反应了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也反应了该社会的人性程度。都说母爱是最伟大的,但我认为,与后辈对老人的爱相比它毕竟是次一等的。

中国传统社会有敬老的习惯。不,不是习惯,而是原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整个社会结构就是按这套原则建立起来的。孝敬老人不仅是美德,更是服从社会权力的一种象征。在传统社会里,老人从原则上说是大权在握的。关爱老人不是一个情愿不情愿的问题,而是必须如此。不关爱,或者不孝敬老人就会被传统社会抛弃。对老人的关爱、孝敬也就是对社会权力的尊崇和屈服。

在今天,情形有了很大的变化,老人不再大权在握了。他们的社会地位明显地降低,更加屈从于生理衰老这一事实。老人变得纯粹了,也变得衰弱了。对老人的关爱在今天无疑变成了对弱者的关爱。这种爱如果有的话,也变得纯粹了。将老人当作强者来爱和他们当作弱者来爱,是完全不同的。这也是中国式的孝敬老人和超越文化的对弱者的爱的区别所在。实际上,对弱者的爱才算得上真正纯洁的爱,然而它是困难的。

今天的老人从社会权

力的竞争中被逐出,失去了光环,生理上的衰退,跟不上时代,并且来日不多,被死亡的阴影所笼罩,加之心有不甘、依赖性增强,的确已经成为令人生厌的存在。不用年轻人提醒,其实老人们都很自卑,尤其是身处下层的劳动者出身的老人,被遗弃、遭蔑视几乎成了他们的命运。怎样克服我们的本能反应,建立起个人或社会对老人的自觉关爱确是一个问题。

依靠亲情和养育之恩吗?现在流行的是“反攻倒算”。年轻人混得不好或有任何心理问题都会从他们的童年生活中寻找原因,最后矛头直指亲生父母。养育之恩就免谈了吧,说到有关的债务,一定是父母亏欠子女的。这是否是一个事实不论,但它首先是一种方兴未艾的文化。这文化可用三个字来命名,就是“恨父母”或者“怨父母”。哪怕你未能出生于一个富豪或官宦之家也得恨一恨,哪怕父母没有送你出国留学或者小时候没有让你去学弹钢琴也得恨一恨。

依靠传统的孝道美德吗?如前所述,当一种美德失去权力背景时便会沦为空谈,它可能成为极少数人的个人修养,但作为普遍的社会伦理要求则丧失了根据。

问题不是孝敬,而是关爱和尊重,在没有任何凭借的情况下对弱者的同情。关爱老人和关爱其他的弱势群体没有什么不同。对于我们的动物本能而言这的确是一个考验。好在爱并非本能,而是对本能的超越。

韩东:著名作家、诗人。著有诗集《爸爸在天上看我》,长篇小说《扎根》《我和你》等。

一个书商的“念想”

方国荣

老三到南京那天正巧是他生日。下了飞机,他手里还捏着一张皱巴巴的纸条,上面写着一条条有关“赢”的励志警句,其中有一句是我老婆给他发的短信。老三胆小,全国跑遍了,这是头回坐飞机。为了他首飞成功,也为他生日,我老婆特意买了一束鲜花给他接风。他一阵惊喜,当着满桌人的面把那鲜花直往嘴里塞,一把把的吃了……老三是在广州发达的。那是花城。

老三老家,地瘠人贫。他哥老二,十四五岁就背着蛇皮袋跑县走市摆地摊卖书,结果生意越做越大,他就把亲的堂的表的兄弟姐妹带出来开书店,再后来就和出版社合作出书。老三就是这样被老二带出道的。西安、北京、南京,七八年跟下来,因为老三的“念想”跟老二不一样,就出来自己独立门户了。

老三喜欢读书,虽然只念到高中,但在他们家里,他的学历和“念想”却是最高。想读书的做起书来越做越红火,老三一路东征南下,最后在广州建起稳固的基业,分公司开到了长沙、北京、郑州等地。

但老三很发的时候,跟谁见了面还是改不了要用“吃了没”打招呼,这是小时候饿着了。他父亲少有文化,多有家教,那年头小时候,老三看富人家有吃有喝眼馋,父亲厉声喝道:“天底下好东西多了,不是你的就给我躲远点别老盯着!”这句话他从小一直记到现在。

全国书刊界里,老三做书是出了名的,但他为人低调,不张扬。有关部门号召民营企业扶持,对露脸的捐赠活动他能推则推,回头却悄悄给贫困地区的学校捐钱捐书,从不声张。他赞助家乡的中小学也是偷偷地直接送到学校,不敢惊动县里。他是怕家乡的“冒号”们几十万几百万的来找他“借钱”啊。

他的“念想”是做书赚够了钱就歇手,办一所给穷孩子上的学校。老三能收山改行吗?“难!”他说,“看着发了几千万上亿的货,可是人家赖账啊。做书做书,一仓库的‘输’嘛!”他不想干,还有很多人不愿意呢。公司里有七姑八姨,有家乡的退休教师,有刚毕业的老乡大学生,百十号人都张着嘴呢。这一长串的链条,怎么一个“改”字了得?

方国荣:作家。中国作协会员。触网多年,现主要从事“手机小说”创作。

prose

prose

prose

缤纷圣诞 美食嘉年华  
丰盛晚宴 佳肴荟萃  
明星主持 精彩纷呈  
诱人大奖 惊喜连连  
大宴会厅 Grand Ballroom RMB1,288/位起  
君悦厅 Dynasty Room RMB788/位起  
咖啡苑 Coffee Garden RMB588/位起  
垂询热线: (025)5880 2888 转6066/5008  
CHRISTMAS CARNIVAL 24 DECEMBER